清风正气歌

墨痕如剑

■剑 钧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7年9月，周恩来同志挥毫写下这首气贯长虹的诗篇时，年仅19岁，刚从南开中学毕业，即将东渡日本，以寻求革命真理。这首诗字里行间奔涌着青年周恩来“济世穷”的赤子之心与“图破壁”的凌云之志。此诗一如他的文风，从来不绕弯子，恰似一柄出鞘利剑，寒光凛冽，直奔要害而去。

100余年过去了，而今重读《大江歌罢掉头东》，我仍会激情满怀。犹记得1978年，我初读此诗后就被深深震撼了。那会儿，我在大学中文系读大一，以为文学的魅力，尽在文字的精致与情意的绵长。历尽岁月的沉淀，我方悟到，文学魅力的根基并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文字之外的广袤而真实的厚土，以及华夏文化底蕴所生成的文心与风骨。可以说，没有好的文风，再华美的辞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不是吗？周恩来在南开中学4年间，中华民族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危难之时。他写下激扬文字：“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或多难以固邦国论》1915年冬）透过泛黄的纸页，我仿佛看到那个17岁少年的深邃目光，穿透时光迷雾，将家国忧思和凌云抱负凝聚于笔端。

1916年5月，周恩来以一篇《诚能动物论》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此文开宗明义，崇诚信、弃诈伪，将矛头对准当时的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阅卷的老师激动不已，批语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时任校长张伯苓先生盛赞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含以上二文，在南开求学时的52篇作文手稿，在1920年旅欧前夕，由周恩来亲手装订成册，交由同学保管。后经邓颖超交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以《周恩来南开中学作文笺评》书名出版。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之前，他曾在南开校刊撰文，谈及好文章的三条标准：“全篇主意须具有识远超群之处；章法笔致须紧密完备；事实或议论应有关世道民俗”，想必这也符合他中学时代就形成的文风吧。

周恩来的文风，体现着他勤恳朴实的作风。无论在红军长征的漫卷红旗下，还是在重庆山城的曾家岩50号；无论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前，还是在太行山下的西柏坡村，都能看得到周副主席伏案笔耕的清癯剪影。

最难忘，在长征路上操劳的周恩来。他披星戴月，批改文书、签发文件，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又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中央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不幸病倒了，不能起身，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的。

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夜不能寐，悲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在次日《新华日报》最显眼的位置刊登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在看过《新华日报》后，立马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

同年9月18日，周恩来撰写的《“九一八”十年》也刊发在《新华日报》：“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地）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我们纪念‘九一八’十年的决心，也正是你们‘九一八’十年来梦寐所不能忘的志愿！”字字铿锵，句句激昂。

1945年8月，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一时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虽不足500字，却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这鲜明的亮剑，不但符合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愿望，也揭露了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本质。

我在想，能写出如此华章的人，其文风必定是这般模样：洗尽了浮躁的铅华，带着泥土的气息和硝烟的味道。如此文字，断然没有书斋里的迂腐气，也没有官样文章的装腔作势。这种文风就像延河水，看得见底下的沙石；就像边区乡亲酿的土酒，入口辛辣却暖入肺腑。那是一种行动的文字，可以在田野间、在战场上传阅与宣讲，其中每一个字，都像从民众心窝里掏出来，又经过他思想的锤炼，再稳稳地送回到民众心里去。

从南开学子到大国总理，周恩来的文风是一以贯之的。他作报告写文章一向言简意赅，从不拖泥带水。1949年12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政务会议，所发布的《政务院公告》，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全文仅39个字，可谓字字珠玑。

周恩来的文风像一道清流，荡涤着那些“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的公文，以及“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的文字。对于官僚主义的种种情状，他更是毫不容情。一篇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如解剖刀般细细剖示了官僚主义的20种病相，断言其“十分有害、非常危险”。他不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还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官僚主义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长期封建统治的遗产，“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这些批评的背后，是他对事物本质的透析。他所倡导的文风就是要用最经济的语言，承载最厚重的意义，仿佛一位巧匠，精心锤打每一个字，务求其精确、坚固，能担当起江山社稷的重托。

今夜，我仿佛又看到，周总理在案边灯下伏案写作的身影，与他在田垄乡间侧耳倾听的谦逊身姿渐渐重合了。他的文风不是从书斋里来，而是从革命的激流中来，从建设的炉火中来，从百姓的悲欢中来。这种文风因直面现实而锋利，因心系苍生而厚重。

周恩来同志为我们留下的墨痕如出鞘的利剑闪着光芒，印刻在历史深处，也印刻在人民心中。

（题图设计：贾国梁）

感 念

回望『桥南大学』

■肖东红

踏入营区的那一刻，看着主干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梧桐树，我感到自己漂泊的心终于回到了家。这里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桥南教导大队。它被航天测控人誉为“随营军校”“桥南大学”。作为一名航天测控人，我的血脉中深深刻着桥南的烙印。

1999年，秦岭山谷槐花飘香。我怀着从军报国的志向来到这里，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第一次集合，我们这些地方大学生嘻嘻哈哈地从宿舍走出来，被队长和教导员毫不留情面地点名批评。哨音就是命令，从此烙入心中。

训练场上，教官们用严格的标准打磨着我们。站军姿时，在教官“挺胸抬头收腹”的指令下，我的身体像被钉进无形的模具，不一会儿便感到脚后跟发烫，脚趾不自觉抠地。汗水渗入眼中，只觉头晕目眩。好不容易熬到休息，我的双脚仿佛灌了铅一样沉重。

一天又一天，我们在队列训练中褪去稚气，在野营拉练中淬炼意志，在严格管理中体会纪律的分量，在并肩前行中结出战友的情谊。汇报表演那天，当我们踏着《分列式进行曲》的节奏通过主席台，我仿佛又看到了教官用卷尺在路上画出的75厘米标尺线。那一刻，我才明白——真正的成长，是在时间的坐标系里，用自律雕刻出属于军人的铁骨和精神。

三个月的集训时光飞速流逝，那被汗水浸湿的军装、工工整整的“豆腐块”和随时保持军人挺拔身姿的意识养成，都在无声述说着蜕变的故事。

最难忘第一次紧急集合。那天凌晨1点多，正在酣睡的我们被“嘟嘟”的哨声惊醒。“紧急集合！”在值班区队长的吼声中，我们手忙脚乱地找衣服、穿鞋子……等站到集合队伍里，大家都很狼狈。“这就是你们的战备意识？”大队长狠狠地批评了我们。自那以后，哪怕训练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在睡前确认一下物品摆放位置。

还记得当我们来到测控站实地参观见学时，看到技术人员严谨细致的作风，听到指挥调度席传来“跟踪正常”的声音，目睹发射成功后大家喜极而泣的场景……都让我深深感动。当《祖国不会忘记》的旋律与电影《横空出世》中蘑菇云升起的震撼画面相互交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信念也在那一刻融入我们这些学子的血脉。

那一年，等深秋的柿子挂满枝头，我们褪去青涩，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前往戈壁沙漠的航天测控一线。我永远记得，在秦岭深处的那个小镇，我的军旅人生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星箭分离”。桥南教导大队就像默默燃烧的“助推火箭”，激励我们“在万里星河写丹青”。

再一次漫步营区，每一个熟悉的场景都能激起我铭刻于心的青春记忆，仿佛时光倒流，又将我带回当年的峥嵘岁月。

在航天测控装备博物馆里，我遇到了一群参观的小学生。在雷达面前，讲解员为他们讲述航天测控知识，这唤起我2009年参与筹建这所博物馆的记忆。

当一台台老式测控仪器千里迢迢从各测控站运送到这里，我们肩扛手抬将装备小心从车上搬下来。打开泛黄帆布的那一刻，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老一辈航天测控人决战太空的信念和气魄。如今，在某型天线基座上，仍可见当年人工打磨的痕迹，操作手册里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记录着技术突围的艰辛。一件件展品讲述着老一辈航天测控人用算盘计算卫星轨道的传奇，见证了中国航天测控从追赶走向领跑的历史跨越。

看着孩子们专注的神态，我想，探索太空的种子或许已经埋入他们心中，将会开出绚烂的花朵。

在路上，我看到一名老同志在亲人的搀扶下坐在大石头上休息，还时不时与身边人笑谈。这块坐落在中心工作区与家属区之间的石头，被大家称为“望夫岩”。老一辈人告诉我，遇到重大任务时，参战官兵有时几个月都不能回家。当年，家属们就在这块岩石上翘首以盼，等待凯旋的丈夫，也等待任务成功的消息。这块浸满泪水与荣光的石头，寄托着多少军嫂的守望和期盼，又镌刻着多少航天测控人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在桥南教导大队工作的那12年时间里，我每次路过这里，常会情不自禁地停下坐一会儿，看看秦岭的巍峨，看看山下的营区，再想想远方的父母和妻子。

从训练场走到教学楼，我看到学员们在匍匐前进，迷彩服上沾满黄土；我听到战士们朝气蓬勃的歌声和铿锵有力的口号声；我看到灯光下教员认真备课的身影……一切一如当年，充满着青春朝气和奋斗热情。

离开桥南，我留恋地回望这座山路尽头的军营。新一代航天测控人仍在大山中与孤寂作伴，用无悔的青春，为铺就追星揽月的通天之路、织就测经量纬的巡天之网添砖加瓦。他们会不断书写航天测控事业的新篇章，就如营区后那漫山遍野的柿子树，岁岁年年，硕果满枝头。

长征第一关（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宋文治作

拐 杖

■尹小华

精短小说

不久前，某地文物部门在收集红军时期革命文物时，收到一副刻有“郑永生”字样的拐杖。捐赠人罗瑞祥之子向史志办工作人员介绍，郑永生在红军过草地期间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罗瑞祥曾是郑永生所在班的一名战士。

故事发生在1935年8月。在一片被浓雾笼罩的高寒泥炭沼泽，一队红军官兵腰间系着绳索相互牵引，艰难跋涉。

罗瑞祥哈着冻僵的手，紧紧攥住磨得发亮的步枪背带。他的鞋子早已湿透，脚趾冻得发紫，可他不敢停下。

“罗瑞祥，快点！”前面传来班长郑永生的声音。

罗瑞祥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脚步跟上去。他们已经走了两天一夜，他的粮袋早已空空如也，可他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走出草地。渐渐地，罗瑞祥的视线开始模糊。

罗瑞祥是遵义人。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他在群众大会上见到了毛泽东同志。那天，毛泽东同志站在丁字路口，既没骑马也没坐轿，和大家握手、打招呼，一点架子都没有。罗瑞祥听到了许多新名词——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离开时，只有15岁的他毅然加入队伍。母亲哭着送他出城，叮嘱道：“小伢，打完仗就回家！”他抹去眼泪，没有回头。

见罗瑞祥跟上来，班长轻声问：“是不是饿坏了？”

罗瑞祥从兜里取出一把草根，示意还有吃的。

班长摇摇头，从怀里掏出半个菜团子递给他：“吃点，路还远。”

罗瑞祥舔舔干唇，尝出一股铁锈味——那是他嘴唇浸出的血。见他犹豫，班长声音大了些：“拿上，不能掉队！”

罗瑞祥接过菜团子，没说话。他知道，这是班长最后的口粮。

入夜，海拔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罗瑞祥望着茫茫夜空，想起母亲，想起家乡的伙伴，想起赤水河。

“我们能走出去吗？”罗瑞祥小声问班长。

“只要挪得动，就能走出去。”班长又问罗瑞祥，“等胜利了，你想干什么？”

“回老家，娶媳妇。”

战士们都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许多。罗瑞祥恢复了些力气，踩着草墩大步前行。突然，他的一条腿陷进沼泽，泥浆顺着裤管往上涌。

“别动！”班长冲上去，把绳子绑在自己腰间，趴在湿滑的草甸上，又把拐杖递过去。“攥住，身子往后仰，慢慢抽腿。”战友们合力将罗瑞祥拉了出来。

罗瑞祥裤腿上全是泥浆，膝盖出了血。班长边帮他清理边说：“等走出这片草地，我请你吃油泼面。”

罗瑞祥惊魂未定，带着哭腔说：“我想吃我妈做的锅巴糍粑。”

“等革命胜利了，想吃啥有啥！”说完，班长将自己的拐杖递给他，“跟在我后面。”

凌晨，下起了暴雨。草皮被雨水泡软，泥泞漫过战士的膝盖，每前进一步都要试探着挪动。

突然，罗瑞祥看见前面的班长踩踏草墩失稳，陷入泥潭。他举着拐杖，欲上前施救，却被后边的战友抱住了。他才发现班长陷进的泥潭很深，草墩塌陷，周围都是泥泞，根本无法施救。

班长冲罗瑞祥大喊：“快走，你妈还等你回家！往前走，别掉队……”班长的声音没了，泥浆没过了他的头顶。

罗瑞祥想，班长如果有拐杖探路，就不会……自己欠了他一条命啊。

罗瑞祥和战友们流着泪，朝班长牺牲的地方敬了个军礼，又继续前行。他拄着班长的拐杖，踩着前人的脚印。他想，后面还会有无数人，循着这串脚印，走向黎明……

走完长征后，罗瑞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老家。每当有人称他为老英雄，他都会说：“我只是比别人走得远一点。”

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圣地凝望

■王芬霞

宝塔山矗立云霄
延河水流向远方
苍茫而厚实的黄土地
散发着浓郁的山丹丹的芬芳

红军两万五千里，到达陕北
七千颗不灭的火种是希望之光
在这里燃烧，在这里燎原
把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照亮

多少次禁不住回望
多少次激动的泪水打湿了衣裳
南泥湾的锄头开垦土地
杨家岭的会场产生统一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的生命比泰山还要重
不远万里到此的国际友人如此高尚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多少迷惘者指明了方向
窑洞里的油灯，辉映着
《矛盾论》《实践论》的灿烂光芒

圣地啊，我的身体为您匍匐
我的心灵被您滋养
踏上您的每一寸土地
都能听到历史足音的回响
登上您的峰顶
就能看到远处更加迷人的景象

几回回梦里走访
今天终于来到您的身旁
宝塔山矗立着信念的巍峨
延河水永远把辉煌的业绩歌唱

大地秋点兵

（外一首）

■温 青

秋天的大地
到处结满鲜红的果实
每一颗都饱含一个故事
如同一个个士兵
冲锋陷阵时的刚烈与杀气

那些如刀似剑的呐喊
吹动旗帜
在兵阵深处狂飙
发起势不可挡的千里突击
大地的火焰越来越红
沙场之秋
点燃了大国的苍茫腹地

这是一串串惊雷
每一次爆发
必将带动人间的烟火与风雨
所有英雄的热血
流淌于鲜红的国旗
在每一次太阳升起的时刻
铺满遥远的天际

希望的田野

饱满的果实整齐排列
金黄的谷粒庄严布阵
立正的是向日葵
大豆和玉米，正在稍息

一些植物即将拼起刺刀
大把大把的棉铃，披坚执锐
它们内心深处的白云
是织就血色旗帜的精粹

它们一直在列队
在十月，铺满整个大地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574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